



◆ 刘纪

岁月有痕

去年与文友谈起胶济铁路的往事。当年,这条铁路从青岛一路往西,串起了许多因路而生的企业,位于二十里堡的“大英烟公司”便是其中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,“大英烟公司”收归国有,改名“大华烟草公司”,二十里堡烤烟厂由此诞生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岳父曾在这家烟厂干过厂长。

为了追寻岳父的历史足迹,去年夏天,我和爱人来到这家烟厂旧址。自2017年开始,原烟厂园区已被改造,园区里面增加了影视、摄影、美术馆、餐饮、酒吧等各种配套企业,还保留了部分百年前的老建筑。二十里堡烟厂有北厂和南厂之分,北厂是教育基地,占地三百余亩;南厂是生产区,同样占地三百余亩。环视四周,坐落在厂区西南角一组旧建筑引人注目,走近见一石碑上刻“大英烟公司旧址”。我立刻意识到,自己站在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面前了,它仿佛一面徐徐拉开的大门,带我们穿越历史隧道,窥视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。

后期的清政府虽然无能,但在世界大潮影响下也逐渐意识到,要图谋发展就要融入现代文明,其证明事件就是三条有名铁路的建造,它们分别是中东铁路、胶澳铁路和滇越铁路。凡建铁路,与当地物产不无关系,比如东起青岛、西至济南的胶澳铁路,就串联了坊子煤矿、淄博煤矿、枣庄煤矿、肥城煤矿、济宁煤矿、兗州煤矿等,它们宛如一根黑铁石项链,蜿蜒铺设在山东大地上,这在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当时是建设铁路极具诱惑力的原因。同时,铁路沿线有着丰富的农产,诸如棉花黄烟、大豆花生等。《胶济铁路旅行指南》说:“二十里堡距青岛火车站178.34公里,自坊子站至此8.15公里,为山东产烟最富之地区。”我国自古以来并无黄烟,约明万历年间,黄烟由西方传入我国。刚开始民间是用烟斗和水烟筒

吸食烟叶,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卷烟。在利益驱使下,1897年德清签订《胶澳租界条约》,修建胶澳铁路(即胶济铁路)。因为有胶澳铁路的便利,英国人在坊子一带试种弗吉尼亚烟种大获成功,于是,在1904年建成胶澳铁路十三年后,英国人就在二十里堡购得农民32.29亩土地开办了烤烟厂,这便是“大英烟公司”的雏形。后来,山东烤烟规模越来越盛,在彼时形成了一个收入最为丰硕的产业。黄烟的生产又带动了烤烟,各地烟厂由此应运而生,青岛、青州也相继办起烤烟厂。二十里堡烟厂是中国建厂最早、规模最大的烤烟厂,不仅生产量最大,而且还承担了山东乃至全国黄烟生产加工的培训工作。

我们被一组古旧的建筑群所吸引,眼前的一组由两栋极具英国田园风格的别墅组成,是依据同一图纸而建,只是方向调换了180度。两建筑相距二十来米,正门东西相对。建筑呈尖顶,青砖红瓦,青石座基,屋顶有高耸的红砖烟筒,木质玻璃门窗,门窗顶部发悬处理,青石窗台。正门前有三步青石台阶,台阶两旁有一米高砖质护栏。拾阶而上,在屋厦下是两个南北相依的正门,门窗因有宽绰的屋厦所遮掩,避免了日晒雨淋,虽经百年依然完好。整个建筑在阴柔光线之下泛着时光积攒的旧色,无论当时或现在,都是一件不可多得建筑精品,凭直观分析,当初是用来办公的场所。

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岳父推门出来。他身材中等,茂密的黑发下闪烁着一双炯炯的眼睛,穿一袭蓝色中山装,脚蹬黑色布鞋,神情严肃地沿石阶而下,迈着矫健的脚步走向车间视察……

岳父名叫宁祥进,1921年出生在胶县南王珠村

一个贫困家庭,读书不多,1944年入党,并参加了由许世友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胶东大队,因忠勇善战,先后任班长、排长、连长和营长,在抗

击日寇和创建新中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。

新中国建立后,他出任胶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,是百度可查的“新中国首例枪下留人”案例中的主角之一。当年,他以实事求是的办案精神及时纠正了一起冤案,避免了错杀。1956年,胶州专署撤销,他调任寿光县检察长,不久又去北京政法大学进修,回来后担任前身为“大英烟公司”(即后来的二十里堡烟厂)厂长。二十里堡烟厂作为我国建厂最早规模最大的烤烟厂,几十年来,在当时我国轻重工业比较落后,财税来源窘迫的情况下,为国家提供巨额财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所以,从北京进修回来的岳父出任该厂厂长,是上级对他的信任和重用。

从这组建筑群往北二三十米,便是烟厂西大门旧址。一条窄轨小铁路从院内伸向门外,这是通向二十里堡火车站的小铁道。沿着小铁道向北走,一道弯起的石弧横亘在铁道上,这是为装火车而建的工作台。再往北,是呈东西走向的十几间大厂房,南北跨度八九米,这在当时已算非常雄伟的了。铁道的终点正是落在这儿,其中一排高大的库房是放置成品的,烤好的烟叶通过铁路发往外地,或是收购的烟叶由铁道运到这里,等待分级、分拣。仓库向东是账房,账房有硕大的匾额,明显具有上世纪初按照西式建筑设计而建造的特点。账房东侧路边,有一幅放大的老照片,烟农们正表情庄重地排队领取烟款。照片带着那个时代的风扑面而来。我想,这别致的账房后来是否也用作账房呢?如果是,岳父当年肯定也曾来过这里,他当时决然不会想到六十多年后,他的小女儿和小女婿——现在就站在他当年熟悉的账房门前,来凭吊六十年前的他。

那天难得有凉风吹过,仿佛就是照片上涌来的百年前那阵风的回旋,把几天来的闷热一扫而尽。爱人在来时的路上曾说,她在这里度

过三年的孩童时光,只是已经记不得二十里堡的事了,从前的往事都是奶奶告诉她的。她尘封的记忆仿佛被唤醒,语气里带着肯定和自信。这里曾是爱人不可忘怀的人生驿站,望着眼前的一切,她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去,似乎努力让逝于记忆深处的影像来印证逝去的时光。

马路北面是一排平房,那时烟厂可能还达不到全部用房屋来储存烟叶的程度,一般都是露天存放,在院落处处可见的青石墩就是有力的证据。在呈长方形的青石墩上面码上烟垛,然后盖上篷布,封上绳索,绳索两端拴上石头,防止篷布被风掀起,这是那个年代因陋就简露天存放物资的方法。旁边有一台压包机,呈单杠状,虽锈迹斑斑,但部件一应俱全。压包机压榨过多少包件已无从考究,但压榨了多少少年时光可以数得过来,它把百年光阴压缩成一包烟的厚度。

我们沿着小路继续往南,两边矗立着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车间、库房和高耸的水塔,虽然只有六十年历史,但也承载过一段难忘的历史。我们在陈列馆前面停下脚步,希望能够看到岳父在烟厂的身影。岳父因为战争年代身处敌后武装,出生入死,出于保密需要不曾留下一张照片,新中国成立后,由于各种原因也没留下一张照片。我对他老人家的印象,几乎都来自爱人平日里不多的描述,可是陈列馆那天不开放,在我心里空留一腔遗憾。

岁月有痕。在烟厂苍茫的时间烟云下,岳父的身影仿佛处处相随,却又显得那么虚幻。历史总会留下什么,即便是风是雨也是如此。风和雨留给无语的树木是盈缺的年轮,而辉煌和伤痕却构成二十里堡烟厂可歌可泣的历史。时代的脉搏会揉进个人的命运,二十里堡烟厂不仅是爱人全家的驿站,也是胶济铁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

◆ 马行

火焰木

我到观音山的时候是夏末的晚上。汽车越开越高,望去,看到的只有路灯下的山路,以及山路两旁影影绰绰的树。夜里,知道自己住在了山上,却看不清这是怎样一座山。山上的夜清新安静,睡得也就踏实。早晨,我是被窗外鸟鸣叫醒的。抬头望窗外,天边已有隐约的霞光。这么好的早晨,怎能不跑步。于是,喜好晨练的我,匆忙起床去跑步。

跑着跑着,天渐渐亮了。步道、巨石、森林、山峰、晨雾,还有峰峦之间冉冉升起的朝阳、山下隐约的小城,这一切的一切,陌生,却又熟悉。我恍然觉得,很多很多年前我曾来过这儿,甚至是生活在这儿。其实我生活在遥远的北方,我是第一次来观音山。可这恍惚感却强烈又清晰。

跑起来,观音山上了风。亭台、楼阁、一草一木,连同夏日的烟雾,匆匆而过。拐个弯,是盘山路,盘山路尽头是观音塑像。我继续跑,隐约听到声声佛号,“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,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……”。跑着跑着,一道顶天立地的彩虹架在了观音山上。彩虹真是神奇,它不是像彩虹门,它本就是天上的一道彩虹门。望着彩虹门,我不由得放慢脚步,直至停了下来。就在我身边,不知为何,蜻蜓一群群地来了。蜻蜓们,连同我纷飞的思绪,忽高忽低,全都成了彩虹的光。如果彩虹门这边是红尘俗世,那边的世界又会是怎样的呢?

吃过早饭,开始乘观光车参观。这座山之所以名叫观音山,是因为高高的山顶之上,有观音广场,而观音山广场正中端坐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岗岩观音像。观光车在行进,坐在前排的,是观音山的一位向导。他身着佛黄色T恤衫,过万佛殿,他招手。遇到正在路边工作的员工,他招手。他的脸上一直舒展着笑容,当他在大朴树下很自然地躺卧下来,我想到了大慈大悲的观音,也想到了佛陀。也是在这参观途中,我恍然大悟:这向导,观光车司机,连同山道上清扫落叶的老阿姨,皆是观音。

在观音山,我有一个感触:观音山最大的特点,是观音山上的树特别多,并且每棵树上似乎都住着一位菩萨。我坚信,树上的菩萨只需一低头,就可看到山下灯火与人家。

翌日上午,当我走进观音山文林,才知道观音山的树不仅是观音树,也是文学树。文林顾名思义,就是文学山林。文林有长廊,有厅舍,有茶馆。长廊的墙上挂着“观音山文林名家植树名录一览”。名录前,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老师和朋友。比如剧作家黄亚洲、诗人叶延滨、小说作家蒋子龙等。文林的山坡上,则种着一棵棵“作家树”。如此文林,在国内,极可能是首个文学园林。我和同行的众师友之所以来到文林,是为了植树。

我要种的树名叫火焰木。不过,当山上工人把火焰木搬到我近前时,我还不认识火焰木。并且,我也不曾听说有火焰木这种树。查阅资料,才知道火焰木又名火焰树,属大型乔木。因树上开着大朵的花,且花冠如火焰一样红火,乃叫火焰木。此树喜高温,喜强光,是典型的南方树。在我国,主要生长在广东、福建、台湾、海南等地。

观音山上,因为山上彩虹和观音,也因为火焰木,我在认识观音山的时候,也认识了观音山下的樟木头镇,顺便找到了地理和文化上的东莞和广东。

将火焰木扶正,然后用铁锨培土,再用脚把松软的土壤踩实,再浇上水。种上树,又在树下立了一块浅褐色的铜牌。铜牌的造型是一本展开的图书,上写“观音山文化艺术林”。树种:火焰木。种养人:马行。时间:2023年8月15日。”在这植树过程中,我才明白,我不认识火焰木,就像我有时不认识自己一样。也许,我本身就是观音山上的一棵树。就在我挥动铁锨铲土培土或用塑料桶浇水的时候,这火焰木已有了它自己的、也是我的生辰八字。

梦在,光明在,观音山就在。山风习习,望着火焰木轻摇的枝叶,我心里明白:种下了它,我就有了牵挂。从此我将成为两个我,一个我与这棵火焰木同生、同在,另一个我将重回我的北方、我的俗世。



■《读香图》 赵晓辉

◆ 徐小叶

途中相遇皆我所幸

人生,如同曲折蜿蜒的河流,穿越千山万水,历经世间繁华与落寞。然而,在这不可折返的旅途中,请珍惜每一个不期而遇,感恩所有的如约而至,看淡一次次的渐行渐远,毕竟人生最美的风景尽在途中,每一次的遇见都有它的使命,串联成属于我们的幸运。

我们这一生会遇到许多人,与大多数人擦肩而过,与少数人并肩而行。他们如同河流中的浪花,或短暂而绚丽,或深沉而持久。第一个遇见的就是父母,他们如静水流深,父兮生我,母兮鞠我,顾我无恤,复我无疾。也许他们并不富裕,也许他们并没有博学多才,但依然会为我负重前行。很快,我又遇见了身边的同学、朋友和陌生人,他们如清风,虽短暂却令我感受到人间的冷暖。没有好坏,没有对错,只是各自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中,显化出了不同的状态,做了不同的选择,有了不同的语言和行为,明白了这一点,自会生出允许、接纳、真诚……做人如水,能进退,而知进退。相逢何必曾相识,相忘于江湖,挺好。

杨绛先生说,人生,一半清醒,一半释然。相遇总是有原因的,不是恩赐就是教训。“行路难!行路难!多歧路,今安在?”途中所遇之事,有如同河流中的礁石,波折与坎坷,甚至有“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沟渠”的迷茫与颓然,当然也会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惊讶与欣喜。然而,我坚信黑格尔“存在即合理”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。这些途中的遇见是体验,是挑战,是生活中酸甜苦辣咸的滋味。现在的我驻足在全新的高中生活中,自然会遇到新鲜事,是“躺平”还是“趟平”?答案并不唯一。这里藏着学识、见识、品格和修养。无能为力时则顺其自然,躲避不开时则义无反顾。它们总会变着法儿,调整我的心境,提升我的高度,岂不甚好?心有半亩花田,藏于世俗人间。不断在面对与超越中前行,方可内心丰盈,感受精彩的人生。

眼中有序,满目皆可生香,用心感受,都有值得期许的小确幸。翻开一页页笔记,上面写下的是知识,亦是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待,是我成长的符号。如今,我们都沉浸在无尽的虚妄中,我们不知路边花草的名字,不在意天边晚霞调成了怎样的颜色,岂不知,这个世界的美妙瞬间就这样擦身而过。我喜欢校园里盛开的樱花,喜欢藤蔓上的蜗牛,喜欢威风凛凛的警犬,喜欢沉甸甸的稻谷……一树一叶是生命的演绎,一山一水是大自然的馈赠。人生途中与这些事物相遇,怎能不感叹生命力的神奇,不感谢大自然的慷慨。

碧玉年华的我,珍视着人生途中每一次的相遇。它们丰富了我生命的宽度,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。我深知,世界很大,我所遇到的还很少,无论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,都请以平和的心态,豁达的心境,拥抱这份幸运,这就是修行。途中所遇都是天意,不完美又何妨?只是,有时眼睛看到的,并不是它实际的样子罢了,也许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不因幸运而忘乎所以,也不因不幸而垂头丧气。做好自己,不负人生途中所有的相遇,请相信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去年与文友谈起胶济铁路的往事。当年,这条铁路从青岛一路往西,串起了许多因路而生的企业,位于二十里堡的“大英烟公司”便是其中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,“大英烟公司”收归国有,改名“大华烟草公司”,二十里堡烤烟厂由此诞生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岳父曾在这家烟厂干过厂长。

去年与文友谈起胶济铁路的往事。当年,这条铁路从青岛一路往西,串起了许多因路而生的企业,位于二十里堡的“大英烟公司”便是其中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,“大英烟公司”收归国有,改名“大华烟草公司”,二十里堡烤烟厂由此诞生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岳父曾在这家烟厂干过厂长。